

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1946—1948年)

□ 石烈娟* 杨红玲

摘要 胡适于1946—1948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通过改组图书馆组织机构、提高图书馆地位,重视使用图书馆人才、酝酿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注重藏书建设、强调图书开发利用,为发展近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 胡适 北京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史

分类号 G25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7.03.016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自1917年9月任教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到1948年12月仓促离去,在北大实际时间为18年(1917.9—1926.7、1931.11—1937.7、1946.8—1948.12),他是五四时期北大的革新健将,也是30年代北大“中兴”期的主将,还是内战时期不合时宜的北大校长^[1],与北大的历史关系可谓深长。胡适一直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加之对北大的深厚感情,他为推动北大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胡适与北大图书馆一直是胡适与图书馆研究中的重要话题,研究者们在综论胡适对发展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时均涉及到此。其中,邹新明的相关研究最为深入,他以丰富翔实的材料集中介绍了胡适为推动北大图书馆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认为他是北大图书馆百余年历史中贡献较大的一位名人学者^[2]。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无1946—1948年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为北大图书馆发展所做贡献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做专门研究,以弥补目前研究缺失,并期研究深入。

1 改组图书馆组织机构,提高图书馆地位

1945年9月胡适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次年回国到北大就任,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北大。当时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冯友兰教授在欢迎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这话在当时很有代表性^[3]。胡适也颇有卷土重来、重整旗鼓、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对北大的未来他充满期待,他说:“我只作一点小小的梦想,只想使她成为一个像样子的学校,成为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使她能在学术上、研究上、思想上有贡献”^[4]。这位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的精英和活跃人物,既有着强烈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思想,又一直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有着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就任北大校长后,他积极努力发展高校学术教育事业,高度关注和支持图书馆建设,以期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才。

执掌北大后,胡适亲自过问图书馆事务,改组图书馆组织机构,图书馆实行馆长制,与教务处、秘书处、训导处及各学院平行,直属校长领导。在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校务会议和执行机构行政会议中,图书馆馆长都是当然成员^[5],以此提高和加强图书馆地位。此项改革与前北大图书馆主持人严文郁的建议不无关系。胡适正式上任前,1946年1月严文郁写信给胡适,建议北大馆应照旧制直属校长,勿庸改隶教务处;图书馆馆长得出席校务会议如在北平一样^[6]。这些建议来自于严文郁的切身经历。1935年北大图书馆新馆建成后,蒋梦麟校长亲任馆长,聘严文郁为图书馆主任,负责主持实际工作。由于这一时期图书馆主任地位较高,严凭借新建的现代化馆舍、现代的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引领北大馆进入民国时期的黄金发展阶段。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图书

馆地位与蒋梦麟任校长的北大期间类似,但到1938年底,“学校对图书馆进行了改组,改馆长制为主任制,……隶属于教务处”^[7]。图书馆地位的改变,使严感觉没有地位,工作也不能顺利开展,他曾谈到,“在大学图书馆作主管,困难更多……最令人不解的是教授会时常干涉图书馆行政,甚至抹煞图书馆主管人的地位,这些都令人大伤脑筋。”“我在北大八年(北平二年,长沙昆明共六年),前二年问题较少。……及至学校西迁,与清华、南开联合为西南联大,人事比较复杂,情形就不同了。所以抗战期间我遭遇困难最多,吃的苦头自然不少”^[8]。

图书馆地位的提高,图书馆工作成为学校会议的重要议题。1946年9月30日胡适主持北大第十四次行政会议,追认1946年5月21日北大到平教授第二次谈话会决定的动用美金在国外购置图书的分配办法^[9]。10月3日他主持北大第十五次行政会议,决定教育部拨发的二亿元临时费专作补充购置图书仪器及化学用品之用;追认复员费内购置仪器图书设备预算内分配数额;通过追加复员费内,购置图书仪器设备预算数额;决议复员费内图书仪器购置费,按照各系需要,就可能范围内结购外汇,请秘书长与各系接洽^[10]。1947年3月24日他主持北大第三十六次行政会议,决定图书馆两翼延长的建筑费问题^[11]。6月16日他主持北大第四十三次行政会议,决议“各院系直接订购之图书杂志,请于订购时将副单送交图书馆备查(已订者并请补送)。此项图书杂志寄到时,仍应由收发股先送图书馆登录分转各院系”^[12]。1947年12月9日、1948年11月22日,又分别主持北大三十六年度校务会议第一次会议^[13]与三十七年度第一次会议^[14],推定图书委员会为年度五个常设委员会之一,并推举图书委员会成员,图书委员会对推动、保障图书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3月22日北大召开第六十次行政会议,决定接受财务委员会制定本校本年上半年预算比例分配办法,试行三个月,图书费分配比例为7%^[15]。1948年5月10日胡适主持三十七年度校务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图书委员会决定的图书费总数分配比例,按六学院、大一与图书馆八单位平均分配,每单位占图书费总额的百分之一二·五^[16]。

胡适主持北大期间,图书馆被视作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学校重大活动,并发挥积极作用。胡适校长有时也把自己的私人藏书放在馆中展览。

1947年11月,北大国际关系研究会举办“联合国周”活动,活动安排有“假北大图书馆展览各项有关联合国之书籍、期刊、画报、杂志等六七百本之多,该书系美国新闻处、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及胡适校长收藏之珍贵资料,观众异常踊跃”^[17]。1948年5月4日,北平各校纷纷庆祝“五四”二十九周年纪念,北大除文艺晚会、座谈会等外,“九时起图书馆有史料展览,五四珍贵之史料及当时之墨迹收藏甚多”^[18]。12月19日胡适主持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举办图书馆展览,附水经注展览,东方语文书籍展览^[19],“由本校图书馆中选出约五百种举行展览,有宋刻本,元刻本,高丽刻本及钞校本,胡适校长搜集的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多,今一并陈列”^[20]。

身为校长,胡适不仅重视图书馆建设,而且以民主精神治理图书馆。胡适任命毛准为图书馆长后,就赋予他放手工作的权利。一次胡适在校园散步,忽然听到图书馆外有吵闹声,于是快步上前察看,发现一些学生围着毛准责问:“今后不能再购买线装书了,为什么不多购买些进步书籍?”线装书即指古旧书籍。毛准回答道:“不买!”胡适连忙上前解围:“你可以买些左派的书籍嘛。”毛准的回答令胡适难堪:“你是馆长,还是我是馆长?”在这里我们不谈政治因素,其中可见前贤为图书馆古籍藏书所作的努力,也可见当时北大的民主风气^[21]。

2 重视使用图书馆人才,酝酿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胡适重视使用图书馆人才。1947年4月北大教授会通过《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设图书馆,置馆长一人,处理本校图书事务,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22]。馆长是图书馆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图书馆工作负有直接重大的责任,对馆长任命,胡适胸有成竹,他任命著名国学家毛准为馆长。毛准曾留学德国,以博学嗜书闻于友朋,以致他的老师蔡先生称他是“东方秀才”,胡适更称他为“东方图书馆”。他曾在1931—1935年主持松公府临时图书馆工作,积极改进业务,读者服务有很大改善,临时图书馆受到学生们欢迎。他是建国前北大馆历史上任职较长的馆长之一,也是对北大馆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馆长之一。毛准“对于网罗文献,则向所爱好”^[23],而且精于古籍鉴定,北大馆收藏的善本古籍



不少是在他任期内买进的。他还延长开馆时间,加强图书馆管理,读者服务工作灵活方便快捷,图书馆受到学生们热爱,学生们“大半课外时间,皆消磨于图书馆中”^[24]。图书馆的总阅览量有很大增加,1946年全年为68533种、123825册,1947年为214850种、318760册,1948年为301970种、403333册^[25]。

旧中国教育事业极为落后,而当时北大馆员素质较高。全馆职工数约50人,除馆长毛准毕业于北大、后又留学德国外,图书馆工作人员中还有19人拥有专科以上毕业证书。其中,耿济安毕业于武昌文华,后留学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26]。

为提高学生利用图书馆能力,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胡适很重视图书馆教育。北大文学院中,有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27],燕大图书馆主任陈鸿舜讲授中文编目法,本校图书馆股长耿济安讲授西文编目法,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讲授图书馆学概论^[28],著名文献专家王重民讲授目录学^[29],图书馆馆长毛准讲授西洋目录学^[30],另外还把“读书指导”作为国文系大一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程^[31]。1947年5—6月北大会同清华举办“北平教育部公费生留学讲习会”,对北大清华两校考取的公费留学生举办讲习会,其中,袁同礼讲授的“英美图书馆利用法”专题讲演长达二小时^[32]。1947年北大举办系列学术讲演,史学系邓嗣禹教授讲演了“重要工具书之应用”^[33]。

为培养更多精通业务、适应时代发展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就开始酝酿创办图书馆学科。1946年2月王重民写信给胡适说,“前天Brown来华府,登车以前,曾来一电话。大约说:美国图书馆协会想在北平开设一个‘图书班’,听说先生任重民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因拟邀去参加他们的筹备会议云云。闻信之下,真想不到竟蒙我公重视到这班地步,能不叫我感激涕零!先生的计划没肯向重民说,想或因碍于守和先生方面,或因曾一度有此计议,又欲令重民多读书,遂不肯以行政事委之。然闻信之下,念及如此知遇之恩,情感自有一度甜酸交并也。前接守和先生来信,称孟真先生不欲在北大办职业化的班次,所以图书、博物两系,拟在团城另办。想孟真先生来信,或亦曾道及此问题。Brown之意,或亦要拉北大来做招牌,孟真先生既不赞同,重民亦不能自由操英语,如届时他来开

筹备会,似以不去较好,不知先生以为如何?”^[34]胡适与王重民商讨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之初,考虑到当时国内图书馆学教育状况,一方面为避免重复,另一方面看到国内缺乏高层次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决定把办图书馆学专业方向定位在“要造就高深人才”^[35],并决定缓办一年以做好准备工作^[36]。1947年胡适请王重民来北大,在文学院附设图书馆组,不久又独立为图书馆专修科,成为日后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基础,北大成为培养图书馆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如1947年赵新月、陈绍业同为北大图书馆专修科第一期学生^[37],赵新月毕业后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曾任阅览部主任、采编部主任、支部副书记、书记等职,被评为研究馆员^[38]。陈绍业毕业后曾在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后调入北大图书馆工作,也被评为研究馆员,著述有《图书馆目录》(合著)、《著录适用简略字表》等^[39]。

王重民能够到北大执教并创办图书馆学专科,与胡适注重引进图书馆人才有着密切关系。王重民在海外期间一直还是北平图书馆职员,因此,他如果要到北大执教,首先要征得馆长袁同礼的同意。王重民对此表示忧虑,胡适劝慰他,“我知道守和对你的多年爱护,他决不会不许你到北大做教授,而同时帮他的忙”,王重民表示“那是我日夜祈祷的一个结果”^[40]。胡适的努力和支持终于使他如愿以偿。此期,王重民既任职于北平图书馆,又兼任北大教授,他利用1939—1949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及北大图书馆整理、阅读的善本书编撰《中国善本书提要》,其中,为北大图书馆撰写了六百余篇馆藏善本书目提要^[41]。忙碌而成果丰硕的生活令王重民充实愉悦,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他更是由衷感谢,1947年10月他写信给胡适说,“自今年八月以后,我在北大时常常有新发现,在课堂上又感到教育之乐,而在北平的办公室里,已布置成一个参考研究室:三面书墙,坐在其中,南面王不若也!所以三个月内,体重增加了五磅!重民为人,一向不悲观,只知策动自己,鼓励自己。自得先生爱护,更觉一切不用担忧。所以谈到这一点者,愿先生知道替我们争来的温饱,就有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在努力,正在感谢先生呢!”^[42]

3 注重藏书建设,强调图书开发利用

胡适执掌北大期间,社会动荡不安、风雨飘摇,

自 1946 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为应付庞大军费开销,国民党政府除增加税收向人民尽量搜刮外,就是利用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法币发行额从此无限制地增长。内战期间,伪法币发行三年增加 1206 倍,物价暴涨 14000 倍^[43]。国统区经济崩溃、饿殍载道,极力筹措学校经费就成为胡适校长的重要任务。他积极运用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筹集经费,推动北大与北大图书馆的发展。1947 年 3 月 14 日他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第二次合作办法,“北大向中基会借美金三十万元,分两年支用,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北大担负每年付息五厘,由教育部担保,以美金付还。两年之后,分十五年还本,亦由教育部担保”^[44]。3 月 17 日,他“到教育部午饭,饭后与骝先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作者注)细谈北大经费事”^[45]。同年 10 月 29 日王重民给胡适写信说,“在最近三个月内,先生三次晋京,叫公教人员们有吃有烧,暂得温饱”^[46]。在学校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极力保证图书经费,1946 年 7—12 月,北大图书概算数为 1998 万元,每月概算数 333 万元^[47],此期北大经常费为 20400 万元^[48],图书费超过学校总费用的 10%。1948 年规定图书费为 7%^[49],固定图书费为购置图书、加强藏书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胡适校长既重视藏书数量,又重视藏书质量。当时北大实行简化行政,但仍保留传统的图书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是深孚众望的学者教授,他们对购置图书有权威性的发言权。1948 年 5 月 3 日召开图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学校预算中百分之七的图书费,按六学院、大一与图书馆八单位平均分配,每单位占图书费总额的百分之一二·五。另外还决定请学校尽速向教育部请求本年度购买图书外汇,数目至少为美金三万元,决定请教务处调查本校一二年级所需之指定参考书(每科目一种)于最近期内集中购置,以供学生阅读之用^[50]。图书委员会为图书购置提供了质量保障。胡适的知交好友也常为北大馆藏建设提出积极建议。1945 年 9 月,曾在北大任教、后在美国做访问教授的许宝騄写信给胡适,希望“将来充实图书馆的时候,理学院急购晚近的(一九三〇年以后)书籍杂志,非到极富的时候,用不着买整套的东西”^[51]。1946 年 1 月,北大教授江泽涵写信给胡适,他开了一些书单,希望有钱可代北大购买,并提出“最望北大可以存一点钱在美国,我们随

时可以买一点 microfilm[缩微胶卷]等”^[52]。同年 2 月,正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的王重民向胡适建议,“即是美国各大学的校务报告、说明书,以及小史、同学录之类,应为北大搜集一份,特在图书馆辟一专室藏之”^[53]。1947 年 2 月,胡适的忘年交、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杨联陞致信胡适,提出要主动为北大馆购买外文参考书^[54]。

除图书购置外,北大馆还通过接受图书捐赠、进行图书交流来扩大藏书。国立北京大学是官方最早设立的全国最高学府,北大馆经常收到国内外捐赠的图书。胡适也将自己卸任驻美大使后美国政要名人给他的通信集赠给图书馆。此外,为方便北大师生研究与学习,北大馆还与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美国新闻处图书馆等保持着图书合作关系。

由于接受和购买图书,北大图书馆藏书增长很快,一举跃居仅次于北平图书馆的全国第二大图书馆。据统计,1946 年复校时北大馆藏书有 348949 册,1947 年达 468000 册,1948 年北平解放前夕达 724894 册,两年间增长一倍多,而经年累积的杂志、报纸数万册尚不计在内^[55]。同时,北大馆藏形成了特色。首先,馆藏善本古籍丰富。如今,北大馆藏有居全国图书馆第三、高校馆第一的古籍善本书籍,许多甚至可称是国家历史的宝藏,除得益于 1952 年院系调整时燕大图书馆藏的并入外,还与近代北大图书馆长期积聚密切相关,“北大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其实主要是在解放前那段时间收集的”^[56]。其次,馆藏民国报刊也居全国前列,“阅报室中有报纸三十多份,杂志百余份,旧报章杂志则制成合订本,存于书库中,在报志上可以查到新旧书的文史材料”^[57]。当代北大著名学者陈平原认为,北大学者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史的意味,“这与他们很早就走出自家书斋、浸泡于图书馆的旧报刊室大有关系。当然,这与北大图书馆旧报刊收藏相当丰富也密不可分”^[58]。当然,在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下,购书注重古旧书籍也曾对北大馆藏产生不利影响。1946 年胡适初掌北大,他用大价钱为图书馆买了珍版《水经注》,就引起北大师生的不满,北大教授邓嗣禹就亲眼在校长办公室看到向达教授为此事质问胡适^[59]。

胡适推崇读书用书,强调图书开放利用,他对人说,“书,是要人看的,宁可让人把书看烂了,总比搁置书库里烂了好些”^[60],也在演讲中谈到,“我不是

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61]。校长的图书馆思想对北大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北大馆的开放性很闻名,当代著名史学家戴逸1946年从南开大学转入北大读书,他回忆说,“最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北大图书馆,馆藏宏富,书香满架,对学生开架阅览,取阅方便。我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琳琅满目,心境豁然开朗,很多以前听说而从未见过的书籍,都陈列在眼前,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饱览”^[62]。即使对北大馆善本特藏之重镇的马氏藏书,胡适也并没有让它们束之高阁,“教员系统中谁看马氏书全得特批,但这只是履行手续,不会不批的”^[63]。特别要指出的是,北大馆藏在内容上也具有开放性,“北大向有‘科学’‘民主’之风,……最有意趣是兼容并包,单就思想方面来说,在大图书馆中,可以看国父遗教,主席言论,而毛泽东周恩来的文章言谈也能见到。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有黑格尔的‘国家至上’,也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辩证法’”^[64]。显然,这与胡适承续蔡元培先生在近代北大开创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风气有关,也与胡适提倡“杂货店式收书法”密不可分,他认为“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65]。当然,随着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青年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希望阅读进步书刊,北大馆藏虽然丰富,但进步书刊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学生们创办矛民图书室,在校内校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胡适校长的亲自关心和大力支持下,北大图书馆成为为教育学术服务的重要机构,成为“北京大学精神食粮的食库,也就是北大师生的乐园”^[66]。图书馆为营造学校浓厚的学习、学术气氛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北大学生回忆说,“我在北大近四年时间一千几百个日日夜夜,除宿舍外,在图书馆的时间不会比在课堂少”^[67]。“有的高年级学生甚至基本上不上课,天天起早贪黑泡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写作文章、论文。”“那种坐上阅览室的大椅子,把桌灯一开,幽静的书香悄悄扑鼻而来的感觉,几十年后依然香犹在鼻”^[68]。

参考文献

- 1 欧阳哲生. 胡适与北京大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48—55.
- 2 邹新明. 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3): 65—69.
- 3 邓广铭. 担任北大校长时期的胡适. 见: 北京大学校友会编. 北大岁月 1946—1949 的记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75.
- 4 回溯四十八年光辉历史 强调学术思想独立自由. 见: 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73.
- 5 吴晞.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01.
- 6 邹新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史料、纪念与感想[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2): 105—110.
- 7 同 6.
- 8 严文郁.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纪实. 见: 严文郁先生八秩华诞庆祝委员会. 严文郁先生图书馆学论文集[M]. 台北: 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 中华民国七二年: 2.
- 9 第十四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2.
- 10 第十五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3—24.
- 11 第三十六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9.
- 12 第四十三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5.
- 13 三十六年度第一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75.
- 14 三十七年度第一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79.
- 15 第六十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60.
- 16 第三次会议.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77.
- 17 联合国周昨起展开 今日有教授讲演.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131.
- 18 各校纷庆“五四”北大全校师生工警聚餐.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67.
- 19 北大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86.
- 20 四十七位名教授将讲演.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90.
- 21 洪峰, 王凯. 北大图书馆存史之藏[J]. 中华遗产, 2008(101): 101.
- 22 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 23 毛子水. 我与孟真的交往. 见: 毛子水. 毛子水文存[M]. 钱阳薇.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1: 144.
- 24 国立北京大学概况.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97.
- 25 同 5: 104.
- 26 北京大学职员专科以上毕业名单.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14.
- 27 史学系兼任讲师名单. 见: 王学珍, 郭建荣. 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82.

- 28 中国语文学系兼任讲师名单.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3.
- 29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系课程表(二).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92—493.
- 30 国立北京大学已支最高俸额教授名册72名.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8.
- 31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大一共同必修课程表.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04.
- 32 北平教育部公费生留学讲习会.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63.
- 33 北大系列学术讲演.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84.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90—91.
- 35 同 34:95.
- 36 同 34:96.
- 37 徐雁.人去遗文在丹心育门生——纪念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家王重民先生.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62.
- 38 同 5:121.
- 39 寸丽香.白族人物简志[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8:162.
- 40 同 34:90.
- 41 李弘毅.试论《中国善本书提要》的学术价值.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80.
- 42 同 34:258.
- 43 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62.
- 44 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647.
- 45 同 44:648.
- 46 同 34:255.
- 47 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年度经常费支出概算书.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43.
- 48 教育部代电(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22.
- 49 同 16.
- 50 图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1946—194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62—763.
- 51 同 34:44.
- 52 同 34:80.
- 53 同 34:91.
- 54 同 34:176.
- 55 同 5:103.
- 56 同 21.
- 57 田希圣.北京大学文学院.见:北京大学校友会.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
- 58 陈平原.感恩与遗憾——再说“我与北大图书馆”[N].中华读书报,2012—10—10(3).
- 59 邓嗣禹.北大舌耕回忆录.王世儒,闻笛.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47.
- 60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49.
- 61 胡适.找书的快乐.见:胡适.容忍与自由:胡适演讲集[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6.
- 62 戴逸.初进北大.见:北京大学校友会.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4.
- 63 白化文.我的马氏书情结.见:白化文.北大熏习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3.
- 64 田希圣.北京大学图书馆概况.见: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2.
- 65 同 61:10.
- 66 同 64:203.
- 67 艾治平.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涯.见:北京大学校友会.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9.
- 68 江伟珣.应读鳌,许鹿希.忆北京大学医学院1946级往事.见:北京大学校友会编.北大岁月1946—1949的记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46.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图书馆,常德,415000

收稿日期:2016年11月28日

Hu Shih and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from 1946 to 1948

Shi Liejuan Yang Hongling

Abstract: Hu Shih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by reorganizing the library institution to enhance the library status, paying importance to use the library qualified personnel, deliberating to create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ncreasing books collection and opening to public use during his incumbency as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from 1946 to 1948.

Keywords: Hu Shih;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Library History